

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是教育的基石

丹阳市第六中学 汤建伟

教育这种人的自我改造实践，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的自然规定性，从更普遍意义上说，它所扬弃的是人所已经拥有的多种规定性，包括社会与历史所赋予的规定性。教育要使人已在已有规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自己新的规定性。

一、一种“误读”

我国教育理论界在相当长时期中未能将教育这种发展与改造人的活动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来认识，从而也难以对教育的本质作出正确的阐发，并据此建构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教育的价值与地位也不能作出充分的论证。以往的教育理论由于只强调教育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从属性，因而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实践加以定位的。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它之所以成为自身的本质或本原。这种理论的缺陷再加上人为地混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今天如果我们还不能认真去回答教育是否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我们也就无从使教育成为它自身，它只能在种种外在因素，诸如经济、市场等的牵动下而丧失它自身，教育也必然无力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区分过两种观察和两种实践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活动。他曾提出过“对自然界和自我意识观察”这样两种不同的观察。并且指出基于人所独具的意识与自我意识，人能将自己作为对象来对待，“对于意识之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是由于意识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知道自己就是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知道对象就是他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0页这说明，在总的实践范畴内，按照所实现的不同任务可区分为，客观世界的改造与主观世界的改造。

二、两种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过程的实践

教育这种发展和改造人的活动，就其发生学的意义来说，是从以人为教育对象而产生的。但是往往也由此而产生一种教育学上的误解，认为教育仅仅是使一个身心尚未成熟的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教育所改变的仅仅是人的自然属性，也由此，人们常把教育的对象限定在正在成长中的人的范围内。从实践的观点看，这种认识是需要纠正的。教育固然具有赋予人的自然属性以社会内容的功能，但是，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究其根本而言是由于人“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86页。是出于人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任何规定性，力求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规定性。而且，“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为此，教育这种人的自我改造实践，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的自然规定性，从更普遍意义上说，它所扬弃的是人所已经拥有的各种规定性，包括社会与历史所赋予的规定性。教育要使人已在已有规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自己新的规定性。

由于两种实践各具不同的对象，也因此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实践过程。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人按照预定的目的，通过各种手段的中介而改变外部事物的现有规定性，建构人所需要的存在物。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目的越出主体范围而实在化、对象化，这是一个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多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感性的活动。而改变主观世界的实践，则是一个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已经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再向主体回归、同化，并创造出新的“精神无机体”的过程。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是人在与确证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相互作用中，重新建构包括他的需要、能力、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在内的心智结构的过程。对于这样一个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客体主体化过程，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现实存在的客体在主体身上的简单的复现。实践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一种转换器，它所实现的是两种转换：一方面，客观世界通过实践转换为主观世界，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同化，即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中，每个个体通过与一定历史时代人所创造的人化世界交互作用而获得相应的规定，获得人类社会共有的智慧；而另一方面，实践按其本性而言所主要实现的却是另一种转换，那就是将人的理想存在转换为现实存在。为此，在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实践中，它所指向的是要将存在于理想、目的中的人转换为现实存在的人。实践这种目的活动就是“要扬弃对象原有的规定性，并赋以新的规定性，实现人的目的。为了消灭外部世界的规定的(方面、特征、现象)来获得具有外部现实形式的实在性”。《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第183页。综上所述，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是两种具有不同目的、不同过程的实践活动。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联系，但是，后者决不能还原为前者，它对于前者具有开放性、超越性。

三、主观世界改造：人之发展探寻

(一) 双重决定

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所主要指向的是人的主观世界(精神、意识)的发展。人的主观世界发展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 发展者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发展。

我们必须承认，人的主观世界的改变与发展不是一种纯主观状态下的活动，而是通过主客体之间所建立的特定关系，所进行的特定活动而实现的。在这种相互作用的活动中，客体以信息变换的方式经过改造而作用于主观世界，主体通过自身的建构活动将之纳入自身的心智结构而获得发展。为此，主客体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是实现主观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说明主体的发展

结果并不能满足人发展自身的要求，“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全集》38卷，第229页。。教育实践的出现，表明人决心要按照他的目的——人的理想发展和存在来改变人的现实存在，改变人在自然、自发状态下的发展结果。为此，教育过程的人的发展是一种人的有目的的参与、干预下所发生的运动过程，由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也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创造物，可以说是一种“人造的人工对象”。正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产生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的发展运动形态，除了自然、自发状态下人的发展以外，还存在着教育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作用下人的发展。

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生物，就在于他的生存与发展并不是客观规律盲目起作用的结果。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方面都是如此。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他不是像其它生物那样对自然界的简单适应，而是按照他的目的去改造客观世界以适应自身的需要。在与自身发展的关系上，同样也不是像其它生物那样的自然成长，而是通过教育这一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主动地选择、支配发生于人自身的客观规律，使它为实现教育的目的——人的理想发展服务。应当看到，教育过程中的有目的活动并不是与人自身发展规律相背离的。一种正确的教育目的，虽然它是以一种观念的、思维的形式反映人的未来理想的发展，但是这种理想发展却是以一种趋势、一种可能存在于现实的人身上。为此，正确的目的是具有客观根据的。但是还应看到，人的发展如同其他事物的发展那样，具有广泛、多种的可能，呈现多样的趋势。具有同样的自然基础、遗传素质的人(如双生子)在不同的条件下呈现多样的发展结果，就是明显的例子。这是因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也就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根据。同时，各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必然性的因素，也有偶然性的因素，因此，在人的发展中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不是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宿命论式地出现的。教育活动就是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在人的发展中所蕴含的某一种(或几种)符合教育目的的可能因素从人的现实的发展结构中呈现出来，并使它在整个发展运动中起支配作用，改变自然状态下的发展过程，以期形成为目的所规定的理想品质。按教育目的所选定的这种或那种发展可能性在通常的情况下的实现几率也许是很小很小的，但是，由目的所控制的教育活动却可以创设各种条件与因素，使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由此说明，在教育过程中人的发展所表现的各种规律运动，是在人的干预下实现的，它是一种从目的到结果的转化过程，教育的目的作为一个环节插入到人的发展的因果链条之中。为此，在教育过程中人的发展之因果联系的运动也就与存在于其它动物发展之中的因果联系具有完全不同的形态。它们所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规律。一种是通过盲目的自在力量起作用的规律，另一种则是教育活动中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规律。后者是“人们自己社会行动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是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起作用的，不是纯客体的运动规律。虽然它也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但是这种客观性和必然性不是预定的、单向的，不是凌驾于人的实践之上的，而是在人的教育实践中生成展现的。它所表明的发展过程，是主体连续不断建构创造的过程，这种建构与创造必须以客体为基础，如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现实状况。但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进入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都不是预成的，它们都是主体实践创造、重建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存在一种预成的、永恒不变的必然性与规律，任何一种必然性都形成于一定的教育活动之中。固然以往实践结果为新的、后续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前提，并决定了它的大致方向，但这种前提条件又会在新的、后续活动中不断被改变，这种改变也形成了新的必然性、新的规律。

以往的教育学由于不是以实践为基础去考察教育，考察人的发展，没有把人的发展看作是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把发展看成是一种内在结构的自律的变化，把它的规律等同于自然的规律，把这一过程视作自然的过程。为此，在这种过程中人仅仅被看作是规律的体现者、传导者。因此，教育成为无主体的过程。在这里，对于人的发展也只是从客体形成上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83页。这种认识和观念似乎是强调了过程与规律的客观性，实际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陷入了旧唯物主义窠穴。教育的生物学化与教育的心理学化其不足之处都在于此。

当代的人在自我发展方面普遍产生了一种超越自在，实现自觉发展的需要。教育实践已经冲破其固有的封闭领域，而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学习社会”已从理想逐步进入现实。教育已逐步成为一种自觉的类本质活动。人的存在与发展状态，从自在自发走向自觉自为，这是人类自身的伟大革命，具有自觉教育意识主体的发展也正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